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中学时代

zhongxueshidai

张殿权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中学时代

zhongxueshidai

张殿权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时代/张殿权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7-81093-997-3

I. 中…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68 号

中 学 时 代

张殿权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总印张 191.5(本册 13.5 印张)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371 千字)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81093-997-3

定价: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第一章 年少相遇	1
第二章 纯真友谊	17
第三章 疼痛生命	40
第四章 分岔路口	67
第五章 青涩情感	108
第六章 成长骊歌	156

第一章 年少相遇

1

九月的一个清晨,寂静,薄薄的雾色。

文小雨走进教室,班里只有八九个同学,其中刘纬与孙元在争辩着什么。别的同学都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上。他把书包取下放到桌上,突然听见孙元的声音吵架似的陡起:“你才不懂呢!哼,爱心觉罗不是努尔哈赤是谁?”

另一个声音——是文小雨刚结识的好朋友刘纬——紧接着反驳说:“爱心觉罗是努尔哈赤的姓!”

文小雨走过去,说:“孙元,你错了。爱心觉罗不是努尔哈赤,是他的姓!”

刘纬得意地笑说:“怎么样?”

孙元仍自以为是:“你知道什么?滚吧你……”

文小雨被激怒了:“你叫谁滚?”

孙元这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可却没勇气承认:“是……你们错了。我没……没叫谁滚。”

“你还不承认?”刘纬气愤。

“哼,还是班长呢,不懂装懂,我看连狗屁都不如!”文小雨讥讽说。

孙元突然怒火中烧,猛地一拳打向文小雨胸部,文小雨挨了个正着,痛得叫了一声:“哎哟,你敢动手?”说着,也握拳打过去。

顿时,两人扭作一团……

刘纬一下子不知怎么办好了,班里的其他同学也都站在一旁看,没人拉架。后来才有一个女生跑去找班主任李老師……

正在两人纠缠得难分难解时,一个炸雷般的声音冲了进来:“都给我住手!”是李老師,他五十岁左右,瘦高,鼻梁上架着副眼镜。

两人像突然同时失去磁性的磁铁,很快分开了,都意识到:不好了!

“你们跟我出来!”

两人跟着李老師来到操场南面教师住宅区的李老師家,进了小书房。

“你们这是干什么?才开学认识几天?”李老師很恼火,“孙元,亏你还是个班长!”

两人垂着头。

李老師坐到椅子上,猛吸几口烟,把烟头摁进烟灰缸。

沉寂。过了一会儿,李老師的语气缓和了一些,说:“你们是怎么打起来的?”

两人结结巴巴,你一句我一句把事情的经过倒了出来。

“我在开学第一次班会上定的五项制度,你们背给我听听。”李老師要求。

“一,同学之间要如兄弟姐妹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二,不准打人、骂人,不准说脏话;三,上课不准交头接耳、做小动作;四,不准拖拉作业;五,要自觉维护班集体荣誉。”两人各自背了出来。

“背得还可以,可你们是怎么做的?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下午在班会上念。”李老師又对孙元

说,“虽然文小雨有错,但主要责任在你。下午,请你家长来一趟,听到了吗?”

“嗯。”孙元有气无力。

“现在,撤了你班长的职……”李老师说。

下午,班会开始了。李老师叫文小雨先到讲台上念他的检查。

“尊敬的老师、敬爱的同学:我错了,我的的确确错了……”文小雨刚念到这,很多同学就都笑起来。

“大家不要笑。文小雨,你继续念。”李老师说。

“……花开花落,夏去秋来,我们好不容易熬出了水深火热的小学进入了中学……”这怪异的检查叫人实在忍不住,又都笑了。刘纬边笑,边冲文小雨挤眼。

“这个臭刘纬,竟然给我写了这样一篇检查!”文小雨心想,“这不分明是要我出丑吗?”

文小雨终于把那篇滑稽的检查念完了,回到座位上。孙元开始念:“……”

文小雨问他左边桌的刘纬:“喂,你怎么把‘检查’写成了‘笑话’?”

刘纬轻笑着说:“那是我在一篇小说里抄来的。”

孙元念完了检查,李老师走上讲台,又严肃地批评了孙元和文小雨一番,说:“下面,我们重选班长。黄鹂同学,你是副班长,你当班长怎么样?”

坐在第三排名叫黄鹂的女生站了起来,说:“我、我觉得,彭晖可以当班长,他不光学习好,还乐于助人,而且他小学时就是班长。”

李老师说:“嗯,通过我的观察,彭晖确实也合适。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多此一举!您都同意了,我们反对有什么用?”刘纬不满地嘀咕。

“同意。”彭晖的同桌说。接着又有几个声音说“同意”。没有人表示反对。

李老师让大家举手表决,举手的过了大半。

李老师问:“彭晖,你有什么意见?”

叫彭晖的那个男生站起来,有点儿受宠若惊似的:“我……我不一定行……”

“要相信自己嘛!既然大家都同意让你当班长,这说明大家是信任你的。”

刘纬对李老师的话很反感,轻哼了一声。

“好吧。”彭晖像充足了气的皮球。孙元心中却不是滋味。

李老师接着说:“为了使大家能够提高朗诵水平,我建议,每天早晨大家提前二十分钟到校读课文,大家同意吗?”

“同意。”没人敢唱反调。

刘纬不喜欢这个建议,他冲文小雨撇了撇嘴……

“那如果谁迟到了怎么办呢?”

彭晖站起来,说:“迟到一次、两次,提出警告批评;超过三次,就让他请家长。”

刘纬立即就站起来反对:“这样不太好吧!我想还是这样:谁来得晚了,一律站到教室后面去,等打了下课铃后才允许回到座位上。若是超过五次,就让他写检查。”

“大家说,谁的方法合适一些呢?同意刘纬的请举手。”

举手的不少。

“同意彭晖的呢?”

举手的不多。

还差六分钟就到早读时间了。

“见鬼,要罚站了。”刘纬急匆匆往学校赶,到校时还是晚了五分钟,教室后面已经站了四个同

学。可他却坐在了座位上。

班长彭晖走到他旁边：“刘纬，你迟到了，应该站到后面去。”

“嗯？”刘纬假装诧异，“是吗？”

彭晖见刘纬这个样子，心生反感：“是的。”

刘纬斜睨了他一眼，装傻地问：“我真的来晚了？”

“是！”彭晖肯定。他觉得对刘纬这种人，真应该给他点儿颜色看看。

刘纬不敢和班长硬顶，拿起语文书向教室后走去。他站到后面，没心思念书，晃动起身子，捧着书怪腔怪调、胡言乱语念道：“……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一根接一根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地，你地他地大家地，大大地，小小地……”

一长串的“地”惹得后面的同学忍不住笑出声来。文小雨扭过身来，笑着接道：“刘纬地，刘俑地，黄鹂地，金苔地，还有许多不知名地。”大家又笑。

班长彭晖走过来：“刘纬、文小雨，你们在说什么？这是上课！”

“班长大人，我们哪敢说什么呀？”刘纬嬉皮笑脸说。

“好了，现在读书吧。别再出洋相了，行吗？”

刘纬依旧一脸嬉笑：“遵命！”

2

早晨，从学校大门外陆陆续续走进校内的学生三两结伴，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走向各自教室。

刘纬的同桌刘俑进到教室，看见刘纬在刷凳子：“喂，刘纬，你怎么现在刷凳子？马上就要上课了，你坐什么？”

刘纬气呼呼地说：“不知是哪个坏家伙，把我的凳子踩得全是泥！”

班长彭晖听见了，说：“喂，刘纬，你怎么说话不文明呀？”

刘纬斜了彭晖一眼：“他弄脏了我的‘坐骑’不给擦干净，我为什么要跟他‘文明’？哼！”

刘俑笑着附和：“说得一点儿不错，令人万分赞同万分钦佩！”

刘纬也笑着说：“刘大人过奖了。今天，本官陪你打玻璃珠。”

两人不伦不类地一唱一和，把彭晖也逗笑了：“说笑归说笑，别骂人。”

刘纬说：“彭班长过誉了。本官可不敢担‘骂人’的罪名。说到骂人，还是你彭班长技高一筹，卑职甘拜下风。”

彭晖笑说：“你小子就会胡说八道。我逮住你，非把你的嘴巴缝上不可。”

“恐怕你逮不住吧！”刘纬已做好了要跑的准备。

“好，你看我能不能逮住你——”彭晖说完就行动了。

刘纬在教室里跑起来，边笑说：“你堂堂七品豆子官，可以叫手下一起来抓我呀！”

刘俑笑问：“不是芝麻官吗？怎么变成了豆子官？”

刘纬和彭晖打着圈子跑，说：“组长是芝麻官，班长当然得大一点儿，所以就叫豆子官了。”彭晖捉不到他，他嬉笑着说，“来呀，来呀……”

突然，刘纬不小心被一个板凳绊了一下，差点儿栽倒，撞趴在一张桌子上，痛得他哎哟叫了一声。

这时，一个女生拍起手来，笑着说：“真好看，刘纬来了个美妙的‘摔自己’。”

彭晖也笑：“恶有恶报呀，嘿嘿——”

刘纬气恼，站起身，瞪那个女生：“臭金苔，你笑什么笑？”

金苔仍格格地笑个不停。

“金苔，你等着瞧吧，上课时，我非找你算账不可！”

金苔笑说：“你找鬼算账——”

“我就找你算账！”

金苔一旁的黄鹂笑说：“金苔，你变成鬼了！”

金苔细眉一挑，说：“你才是鬼呢！上课后，他一定会张牙舞爪地说：‘黄鹂这个鬼呢？我要找她算账。’”

黄鹂假愠地瞪了金苔一眼，突伸出双手去胳膊她，痒得金苔又笑又挣扎：“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刘纬心塞：臭金苔，你敢讥笑我，我非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上课铃响起在耳边。

地理老师走进教室，师生礼毕后，开始上课：“上节课我们讲到了第四章《气候》的第一节《气温和温带》。下面，我提几个问题，请同学回答。——气候是指什么？气温是指什么？”

举手的不多。地理老师扫了一遍全班同学，叫了没举手的文小雨。

见鬼，怎么偏偏找到了我！文小雨站起来，一言不发，他不会。

那边刘纬前桌的金苔“臭”他：“笨，这么容易都不会！”

文小鱼瞋她，不高兴地说：“你才笨呢！”

“你说什么？大声一点儿。”地理老师以为他是答题。

“我说……气候是指……”文小雨支支吾吾说不出完整的话。

有同学笑。

地理老师失望地摇摇头，说：“你坐下吧。金苔，你来回答。”

金苔站起来，流利地答道：“气候是指一个地方多年的天气特征，主要包括气温和降水两方面的情况。气温是指……”

在金苔回答问题时，刘纬慢慢地把她的凳子往后拉开了……

地理老师对金苔的回答颇满意，说：“很好，请坐。”

金苔满脸得意，坐下去，突然哎哟一声坐到了地上。刘纬、文小雨捂嘴笑起来。同学们一下子把目光全投过来……

金苔吃了一亏，更讨厌刘纬了。下课后，她对黄鹂说：“帮个忙，给我调个位吧。”

黄鹂想了一下，说：“前面第二排的张国庆也想换位，你和他换？”

金苔换了过去，同桌是个女生：她秀丽的脸庞，有神的大眼睛，清淡的眉。金苔微笑着看着她：“你叫孟梦？”心中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你叫金苔？”孟梦友好地说。

“对，以后我们就是同桌了。”金苔笑说。

下午上课前，教室里还没有几个人。

孙元进了教室，取下书包，往桌洞里塞，可只塞进去了一半。他把书包又拉出来，弯下身朝里面看，有好多废纸。他伸手把那些废纸掏出来，摆满了桌面。

这时，刘纬走了过来，讥笑道：“哦，想不到咱们班还有一个‘垃圾经理’呢。文小雨，快过来看看。”

孙元忍着，装作没听见，径自拢废纸。

文小雨两步跑过来，一看，也讥笑说：“哈哈，还真有呀！”

刘纬拍了下文小雨的肩：“往后咱们的废纸就不用跑那么远扔到垃圾桶去了，出售给‘垃圾经理’，还可以换点儿钱花呢。嘿嘿……”

那笑声仿佛针一般的刺孙元，但他还是忍住了，抖抖地把废纸收拢到一起，抱在手中，走开……

“‘垃圾经理’去谈生意了！”刘纬对着孙元的背嘲讽说。

孙元真想把这些废纸砸向刘纬，跟他打一架，但他还是咬着牙对自己说“别理这两个混蛋”，出去了……

这时，刚进教室的刘俑问刘纬：“你们说什么‘垃圾经理’？”

“刚才出去的那位不是吗？”刘纬说。

刘俑哈哈笑了一声，说：“我看，他长得和垃圾差不多呢。”

“我看也像。”

“哈哈……”

夜里下了一场大雨。早晨雨仍没停，只是小了些。

黄鹂来到教室，还没坐下，听见金苔叫她。她问：“什么事？”

金苔走过来，低声说：“刘纬说，他最近要戏弄一名官员。”

“什么官员？”黄鹂不解。

“就是你们这些这‘长’那‘长’的。”

“戏弄谁？”

金苔摇摇头：“我也不知是谁。不过，他说戏弄的是对不起他的人。”

黄鹂想，谁会对不起那个赖刘纬，他对不起别人还差不多！

“你想……”

金苔还没说完，冷不防刘纬走了过来，他问：“黄鹂，几点了？”

黄鹂看了下表：“七点差两分。”

刘纬没说谢谢，转身要走时，发现黄鹂的眼光看自己跟看怪物似的。“干吗这么看人？”

黄鹂忙掩饰说：“没什么。”

金苔看看刘纬，又看看黄鹂，与黄鹂目光相对，又一起看刘纬走开的后背……

刘纬回到位上，对刘俑说：“还有两分钟就七点了。看来，班长要迟到了。咱们看他是否站到教室后面，他要是不站，下次休想叫咱们站！”

刘俑对着教室门口，两眼突直了，说：“完了——”

“什么完了？”

“彭晖来了……”

刘纬忙看过去，彭晖果真进来了！他深带遗憾地说：“嗨！……”

刘俑骑着自行车绕过栅栏，拐进了学校存车棚，跳下车，放稳，上了锁，哼着歌走出车棚，恰巧碰见彭晖。两人一起往教室去。

“对了，刘俑，都是中学生了，你怎么还爱玩玻璃球？”彭晖问。

刘俑停住脚，瞪他：“我说班长，你怎么连这也问？玩玻璃球犯法？”说完，独自向前走。

彭晖跟上，笑说：“我只是问问而已，你干吗这个样子？”

“不告诉你。”

“不告诉算了。”

他们进了教室。

“吼——”不知是谁把刘俑的凳子扔到了教室后面的空处，他骂了句。

刘伟跑了过来：“Hello，刘俑。我知道是谁把你凳子扔到后面去的。”

“谁？”

“你出来我跟你说话。”

两人出到教室外，刘伟说：“是黄鹂。”

“她？真的？”刘俑气得瞪眼睛。

刘伟点点头：“还能骗你？”

“她凭什么？我去找她算账去。”

“别急。”刘伟拉住他，“如果她不承认呢？”

“什么？她做了错事，还不承认？”

“我有一个可以戏弄她的方法。”刘伟献策，“明天不是有节美术课吗？……”

刘俑听着，不住地点头……

刘俑走后，刘伟得意而狡黠地笑起来：“嘿，要有一场好戏看了……”

3

同学们都在用细毛笔在自己刚画好马轮廓的瓷砖上小心翼翼地着色。美术老师来回走着，边说：“握笔的手不能抖。这节课时间可能不够用，下节自习课大家可以接着画。”

刘俑右手拿着笔，左手拿着瓷砖，要去向黄鹂“讨教”。刘伟忙拦住他，说：“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老师还在呢，等下一节自习课……”

“对对对。”

自习课，没老师。刘俑出征了。

“喂，班长大人，画得怎么样了？”他俯身看黄鹂的作品：画得挺漂亮，还有最后几笔就完成了。“我帮你来画这一点，我画的马尾最像了。”不管黄鹂是否同意，笔就伸了上去。

黄鹂呀地叫了一声，忙去拨他的笔，但为时已晚，刘俑的笔已重重落了下来，弄坏了“骏马图”。黄鹂生气了：“你怎么搞的？”

“嘿嘿嘿……”刘俑装傻。

“你还笑！”黄鹂气不打一处来了。

刘俑突板起脸说：“我怎么不能笑？难道笑是你们当官的专利？真是岂有此理！”

“你——”黄鹂气得说不出话。

“刘俑——”一个打抱不平的声音传过来，“你干什么？”

刘俑见是金苔，不屑地看了她一眼：“碍你什么事了？”

“你欺负女生，算什么本事？脸红不红呀？”

“谁欺负她了？”刘俑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黄鹂虽然很不快，但自己是副班长，没有大将风度，摆了下手，说：“算了，算了。”

金苔却不肯罢休，说刘俑：“你真赖皮——”

“你说什么？你别造谣中伤！”刘俑气恼。

这时，彭晖走过来了：“怎么了？”

“我只不过不小心碰了黄鹂的画，她金苔就大吼大叫地说我恶贯满盈罪该万死。”刘俑把自己说得多冤枉似的。

金苔说：“不是这样的——”

刘俑绷脸对她：“要不是看你是女生……”

“怎么样?”金苔毫不示弱。

“刘俑,你怎么这么说话?”彭晖说。

“我怎么了?”刘俑叫屈。

黄鹂早已不耐烦了:“别说了!算了。这是自习课,还没放学。”

刘俑喜形于色,得胜而归。

刘纬立马迎上去,翘起拇指:“高,不愧是刘俑!”

“嘿嘿……”

放学了,黄鹂、金苔、孟梦三人一块出学校。

“刘俑这人呀,说他坏吧,似乎过了点儿,说他不坏吧,他天天又是这个样子。嘻——”金苔说。

“刘纬跟他一样。”黄鹂说,“真不明白世上怎么有这么两个人,整天嘻嘻哈哈、吵吵闹闹、没事找事地恶作剧。唉,叫人头疼。”

“他们……让人挺费解的。”孟梦也感到困惑。

这时,刘俑从后面追上来,喊:“黄鹂——”

“他又要干什么?”黄鹂不解,不禁心一沉。金苔、孟梦对看了一眼。

刘俑跑到了跟前:“黄鹂,真不好意思真对不起,我冤枉你了……”

“……?”黄鹂惑然。

刘俑接着说:“刘纬这小子太坏了。他诬陷说昨天是你把我的凳子扔到后面的,所以今天我……请原谅。”

“刘纬?他——”

这时,刘纬笑着在不远的后面喊道:“黄鹂,I'm sorry。”

“该死!”黄鹂气得咬牙跺脚。

这是下午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大家都在做着自己的作业或轻声地讨论问题。

文小雨一抬头,前面两排的何叶霍然进入眼中。

他和何叶是小学同学,两家住得很近。何叶五岁时失去了父母,在叔婶家住。婶子把她当作丫环一样使唤,还时常动不动就打骂她,可她从没怨恨过。文小雨实在不明白她为什么不恨还感激她婶子?他问过她一次,却惹得她伤心而哭。此后他再也不敢问了,接触她也少了……

放学后,何叶回到家,刚把书包取下,就听见婶子在厨房里叫她:“小叶,小叶——”

她急忙应着,跑进厨房:“婶子,什么事?”

正在切肉的婶子说:“把花菜、萝卜洗一洗。”

她说:“好。”拧开水龙头,去洗。

这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姐姐,我来帮你洗。”

何叶看了一眼这个惹人喜爱的小弟弟,说:“小阳,不用你洗,你去玩吧。”

“不,我要帮你洗嘛。”小阳不愿意出去。

婶子转过身对小阳说:“小阳,你给我出去。你捣什么乱?”

小阳撅起嘴,嘟囔:“我要干吗——”

“不行。”婶子拉他出去。

小阳哼了一声,跺了一脚,出去了……

吃饭了,婶子不断地给小阳夹肉:“快吃——”

奶奶低着头,慢慢地扒着饭,碗里只有几片青菜。何叶想给奶奶夹肉,可一想到婶子凶凶的目

光,又不敢了。她的碗里也只有青菜。

小叔夹了一筷子肉放进奶奶碗里:“妈,您吃肉呀。”

奶奶说:“好,好。”

小叔又给何叶夹肉:“你也吃呀,小叶。”

何叶说:“好。”

小叔匆忙吃完饭上班去了,小阳也跑走了。

何叶伸出筷子,正要去给奶奶夹花菜,婶子迅速地把碟子端走了,嚷说:“慢腾腾的,该死不死!”

这节体育课,老师让同学们自由活动,好多同学都到外面玩去了,教室里只剩下了两个人——金苔和孙元,金苔在补课堂笔记,孙元坐在位上想着什么。

突然,孟梦跑了进来:“金苔,你怎么不出去?一起去跳绳?”

金苔停住笔,一笑,说:“我的课堂笔记还没抄完呢,我过一会儿再去。”

“那我走了。”孟梦又一阵风似的跑走了。

金苔正要再去写,忽然听见有人低声唱起歌来:“你感到了吗,我的悲伤,你听见了吗,我的哭泣,你看见了吗,我的眼泪,你愿意了解吗,没有人在意……”是孙元在唱。

金苔转过身去,说:“孙元,你唱得不错呀——”

“嗯?”孙元一愣。

这时,刘纬、刘俑拍手走了进来,嘲笑道:“唱得真‘动人’啊!”

“你们什么意思?”金苔讨厌他们俩这副样子。

“称赞。”刘纬说。

“真心的。”刘俑补充。

孙元低着头。

金苔不满地说:“不就是会捉弄人吗?哼——”

“是又怎么样?”刘纬受到“表扬”,洋洋自得起来了。

“大家都是同学,友好相处不行吗?可你们却没事找事,拿人开心。”金苔说。

“你说什么?”刘纬耳朵疼。

“发神经!”刘俑一脸滑稽相。

“你们才神经病呢!”金苔说。

孟梦从教室外闯进来:“喂,怎么了?”

刘纬、刘俑两人一蹦,坐到了桌子上,仍是一脸笑。

孙元出去了。

金苔看了一眼孟梦,说:“他们……”

“我们什么?”刘纬、刘俑一起喊问。

“我真不明白,”金苔说,“大家有幸相遇在这个班里,成为同学,可……走,孟梦,咱们走!”

教室里只剩下刘纬、刘俑两人了,空寂。两人突然觉得被人用冰埋住了似的,心猛地一凉,四目相对:“咱们太过分了吗……”

下课的时候,孙元独坐在位上不动,发着呆。彭晖看着孙元,心中不禁有些感伤。

“孙元,走,咱们去操场玩去?”彭晖说。

孙元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淡漠地说:“我不想去。”

“走吧——”彭晖拉起他的胳膊,“别一个人闷闷不乐的!”

孙元有些感动,说:“那、那好吧。”

“对了,”彭晖掏口袋,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你看看吧——”

是什么?孙元拆开:

孙元:

刚开学时,我们发生过矛盾,后来我们对你就很不友好。我们对你说声“对不起”了,希望以后,我们能友好相处。

刘伟 刘俑 文小雨

×月×日

孙元怎么也没想到他们会道歉,一瞬间被感动了……

放学时,彭晖叫住了刘伟、刘俑、文小雨三人,递过来一张纸条,说:“孙元回的。”

他们打开看:

刘伟、文小雨、刘俑:

以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对不起!愿我们以后相处融洽。

孙元

×月×日

彭晖笑说:“好心就会有好报吧!当初你们还不好意思写,认为是丢面子呢!其实,你若对别人真心,别人也会对你真心的。”

“倒也真是呀……”刘伟、文小雨、刘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

4

班主任李老师把英语卡片发给每个人后,说:“这套英语卡片,是从第一册到第六册全部的单词。收费二十一元五角。”说完,他就让组长发下去,自己走了。

教室里怨声载道骂开了:“这些卡片值二十一块五毛钱?”“这分明是骗钱呀!”“这不是强买强卖吗!”……

刘俑讨厌地翻着这二十张卡片,气愤地说:“敲诈!二十张纸片竟然要二十一块多钱!连一块钱我看都不值!”

刘伟也气愤:“这有什么用?肯定是卖不掉了才强行推销给咱们的!”

“学校也太无耻了!”刘俑说:“我要是教育局局长,非严办校长不可!”

“这卡片是教育局叫买的。”刘伟更正。

文小雨走过来,也是愤愤然:“这是什么破东西呀!”

刘俑抓起一张,哧啦地撕起来:“看着我就觉得堵心!呸,呸,呸……”

刘伟、文小雨也说:“我也撕。”

何叶紧闭嘴唇,低着头,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她苦叹了口气:二十一块五毛钱,怎么张口呢?

直到吃了饭、刷了锅碗,何叶仍不敢开口。因为小叔出差了,不在家。

她憋了好长时间,才终于走到婶子房间,开口说:“婶子,我们学校发了一套英语卡片,要……要

二十一块五毛钱。”

“什么？你当家里是银行？我没钱。”

“婶子……求求您了。老师说，非要不可……”

“我说了，没钱！”

她忧伤地转身出去。这时，小阳跑了进去，嚷道：“妈，我们老师说，今天下午带我们去动物园。您给我二十块钱吧。”

“好，妈给你——”

何叶回到房间，拿起小时候她和父母的合照，伤心地哭起来：“妈妈、爸爸，你们为什么那么早就离开了我呢？你们为什么不连我也一起带走呀？……爸爸、妈妈，你们听见女儿在哭着喊你们吗？女儿好想你们呀……我好想去找你们，可又舍不得奶奶……”她想爸爸，想妈妈，想有个温暖的家。

小阳悄悄走了进来：“姐，你怎么哭了？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

“不是，”她忙止住哭，擦擦眼泪，“没人欺负姐姐，是……姐姐想爸爸、妈妈了。”

“姐，你别伤心了。”小阳从口袋里掏出几块奶糖，“姐，给你吃吧。”

“姐姐不吃。”她说。

“你吃嘛——”小阳把糖塞给她。

她只好接过来：“好，我吃。”把皮剥掉，放进嘴里，对小阳笑了下。

“姐，我现在要去上学了。”

“好，你走吧。”

“你别再哭了，啊姐？”

她点了点头。小阳转身出去了，何叶抹了抹眼睛，还是想哭。

门又被推开了。

“奶奶——”

奶奶走近她，看着她脸上的泪痕，难过地说：“小叶，你又哭了？”

“没、没有。”她摇摇头，努力露出一个笑给奶奶看。

“你哭了……”奶奶伸出颤抖的双手抚摸她美丽而又哀伤的脸庞，“跟奶奶讲，为啥哭？”

“奶奶——”她扑进奶奶怀里，又抽泣起来。

奶奶温暖地抱住她：“小叶，别哭，别哭。”奶奶的眼里闪出泪花，“啥事，跟奶奶说？”

她抽噎着把英语卡片的事说了出来。

“别哭了，奶奶这儿有三十块钱，是上次我看病剩下的。你小叔让我买点东西吃，我没舍得买，现在，派上用场了。”

“奶奶……”

傍晚，何叶正坐在桌边写作业。小阳来到她身旁，说：“姐姐，小雨哥说，你们要交二十一块五毛钱的英语卡片钱，是吧？”

“是呀。”她说。

小阳从兜里掏出三十元钱，给她：“我偷偷拿的，给你用吧。”

“小阳，姐姐不要。”她慌了，“你快把钱放回去，否则，婶子知道了，会发脾气的。”

“可是你怎么办呢？”

“我已经交过了。”她说。

小阳看着她，不相信：“你哪来的钱呢？”

“是婶子给的啊。”她不能说是从奶奶那拿的。

“我妈？”